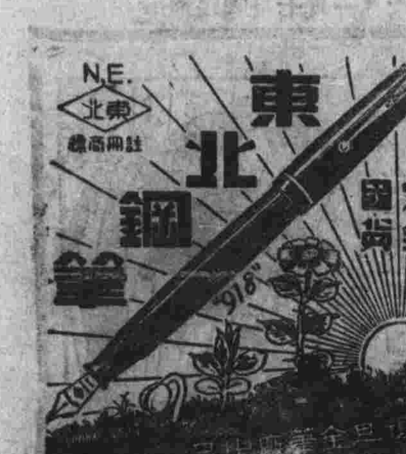
時代日報
中華民國卅七年一月六日 星期二 第八二七號（今日一張 售價二千元）
時代書報出版社出版
編輯部 成都北路九七三號 電話三五二八七號



社會科學與實際社會
英·崩斯著 紹雷譯
全書共八章，紹雷先生指出它有兩個優點：（一）在簡短的篇幅裏把社會科學的基本內容明晰暢達地表現出來，為進一步的研究作準備。（二）充滿着理論與實踐的密切聯系。
定價二萬八千元
生活書店經售 上海福州路三八四號
讀書出版社

周氏父女兄弟姊妹姑姪國畫展覽
日期：一月六日至十二日 每日上午九時至六時
地點：貴州路湖社

蘇聯對日和會新建議 中國政府研究中

「蘇聯此種建議實無疵可擊」

【合衆社南京五日電】外交部發言人五日稱：中國政府現正「研究」蘇聯最近關於召開初步和會之照會，但迄今尚無意見發表。該照會係蘇聯對中國之妥協建議所作之小讓步，即允許遠東委員會全部成員參加初步和會，但保有「否決權」。中立外交觀察家關於蘇聯建議遠東委員會諸國參加和會無投票權一點，認為「頗佳」。某消息靈通方面所稱：「蘇聯此種建議在技術方面無疵可擊」。又稱：中國或將接受蘇聯好意，因中國所最關心者為保留否決權，而非遠東委員會各國可得而參加也。此點之提出，不過為蘇美觀點之折衷耳。但又稱：中國對此新建議是否同意，端視美國態度，蓋中國雖不欲與蘇聯結成戰綫以反抗美國也。預料最有可能者厥為中國又提出新折衷建議。

【路透社南京五日電】外交部發言人就蘇聯政府於去年十二月三十日致中國政府之覆文，發表意見時，聲明中國將堅持以召開十一國會議為起草對日和約之初步程序，並由四強保留否決權合理的運用，發言人謂蘇政府之來文尚在高級當局考慮中，渠對記者所提關於日本和會之九項問題，拒絕發表其他意見，記者再向其他關係方面探詢，對十一國會議或四強遠東會議之召開均表示悲觀。

【路透社倫敦五日電】此間外交觀察家稱：蘇聯最近答中國政府之照會，其具有兩重意義，第一、蘇聯意欲藉此表示，仍願保留外長會議之存在，使其成為全世界製造和約之主要機構，並不因外長會議對德和約之討論遭遇失敗而變更其任務；第二、蘇聯此一照會，使中國於提出覆文之際，不得不決定中國所採取之政策，傾向蘇聯抑傾向英美，此間人士僉信在關於遠東和會程序問題之下一步驟中，中國握有外交上之關鍵，保留強國否決權，則已與蘇聯之意見一致。今蘇聯要請中國更進一步完全贊成蘇聯之主張，同意以外長會議作為處理遠東和約之唯一機構，中國究將採取何一路綫，在其致蘇聯之覆文中，將不得不明白確定。

美八十屆國會明日開幕 討論援外救內問題

【路透社華盛頓五日電】杜魯門總統定於星期三，本屆國會揭幕時提出之咨文，業已準備就緒，屆時渠將警告國會，除非國會就遏止國內之通貨膨脹，及協助歐洲復興，採取最緊急之行動，則美國將喪失其在世界之領導地位。此外杜魯門並將在咨文中提出總額三億元之援華計劃，據白宮人士透露，杜魯門並將重申下列諸點：（一）對工資物價之管制及配給制度之恢復乃唯一制止通貨膨脹趨勢之辦法，苟不遏止此一趨勢，則在一年以內不免發生經濟恐慌，（二）延擱馬歇爾方案之通過至三月三十一日以後，大量削減援助總額，削弱其管理制度，避免使美國受為期四年之約束等任何企圖。其他所將涉及之次要問題，有要求設立反歧視異族之立法，及提高歐洲流亡人民遷入美國之限額至每年十萬人等。

【聯合社華盛頓四日電】杜魯門總統與共和黨控制之國會，對於當前三大問題現正嚴陣以待，民主共和兩黨於今年總統選舉年勢力之消長或取決於此。三大問題即為減稅，生活費用高漲及馬歇爾計劃。各黨均將生活費用上漲一節互相歸罪對方。據參院共和黨議員勞森宣稱：吾人應使對外援助配合國內減稅，而非使減稅配合援外。

【合衆社華盛頓四日電】美國務卿馬歇爾，在美國外交政策史上最危急期間休假十六日之後，於五日銷假視事。人所素知之馬歇爾計劃，其第一個戰場，將為國會之議場，以便決定是否需有此項計劃，第二，將決定該項究應有幾十億，以及美國此項援助採取何種方式。

中國所需要之援助 醫院設備及醫學人員

【聯合社紐約四日電】紐約李爾達醫士及陶爾護士近由山東區返美，在援華會事務所招待記者稱：中國極需有訓練之護士，醫院設備及有訓練之醫學人員。就衛生觀點言，中國情形之可怖，幾難令人置信。魯中及魯南人口不下一千三百萬，僅有醫院十所及衛生事務所六處，內有設備異常簡陋者。政府預算百分之八十用於軍事，自無餘錢可顧及公共衛生。

民盟在港召開全會

【聯合社香港五日電】中國民主同盟今日在此間召開第三屆全體大會，並發表聲明，否認中國政府宣佈民盟非法一舉為合法，據稱該項命令未經國務會議通過，且非由行政院宣佈。就民盟觀之，南京政府僅係美國反動派工具，已喪失其代表全國之權利。民盟需要吾人之合作，吾人仍當為中國民主，和平及統一而勉力奮鬥」。該會由沈鈞儒擔任主席，預定九日閉幕。

蘇聯女裁縫的一封信 駁斥英報的誹謗

【塔斯社莫斯科四日電】蘇聯職工會機關報，「勞動報」，昨天發表莫斯科第五縫紉廠的兩個工人——女職工長伊索西莫娃和女縫工奈辛娜——寫給編者的一封信，對於『每日電訊報』與『晨郵報』的外交觀察家為蘇聯幣制改革與取消配給制度而寫的一篇毀謗性的專文，表示出她們的憤慨。

這兩個女工寫道：『自從十二月十六日以來，就是說：自從實行幣制改革和取消配給制度以來，我們工廠的工人們已經照劃一的國定價格自由購買一切貨物了。我們且說我們自己。我們從工廠回家去的時候就到各商店去買東西。在最近兩星期內，我們從來沒有碰到過任何困難。』

這兩個婦女認為『每日電訊報』與『晨郵報』方面的『紛亂情形』的話，是非常可笑的。她們寫道：『在莫斯科有不少的外國人參觀我們的商店。這些外國人能夠很容易的發現到人民在購買着數十種不同的乳酪，牛油，和其他的生產品。英國報紙是應該知道這一切的。那麼，它為什麼又要發表這一類激烈的謊話呢？』

伊索西莫娃和奈辛娜繼稱：『我們明白，我國經過一次毀滅性的戰爭以後，又已在其他國家的面前崛起了，這本來是使某些人士不愜意的事情。目前全世界人士都看到蘇聯工人生活繼續不斷的改善。我們社會主義國家的潛力，大概就是這些事情使那些為惡意所蒙蔽的我國敵人惱羞成怒了罷』。

香港警察強迫 九龍華人遷讓

【合衆社香港五日電】九龍城居民一千餘人遷移，出動之警察，數約二百人，由代理警察總監史巴路氏率領，包圍該區，聲明將男女老幼居民一律清除。事件進行時，備有衛生突擊隊。上午十時，民屋八十座已被拆去二十間。警察方面預料將發生事變，故帶備消防用具及催淚彈，但情況甚為安靜，僅在十時前後有兩人因攻擊警官被捕。

【聯合社香港五日電】九龍棚戶居民二千人今晨七時奉令遷讓，二十車武裝警察攜帶無綫電交通車一輛及救護車兩輛在九龍城一帶警戒。兩人拒絕遷移被捕。各棚屋即由警察監督拆除。

印度土邦人民要求民主改革

【塔斯社德里四日電】據「政治家報」訊，在印度哈爾蘇萬土邦舉行的示威遊行中，有三十五人為警察擊斃時所殺害。一共有三萬五千人參加示威遊行，要求舍長實施民主改革。又訊：奉印度政府命令，奧里薩省全部二十五個土邦的行政職權，已移交該省政府。

美國與教廷 義共領袖斥為戰販

【合衆社梵蒂岡四日電】義共黨領袖杜格里亞帝四日在此間召開之義國第六屆共黨大會上，發表長歷六小時之開會辭，痛斥美國及教廷，指其為世界最大之戰爭販子，杜格里亞帝自下午二時四十五分至八時四十三分，在代表二百二十五萬義共黨之高級領袖前發表演說，其間中斷，亦未獲得彼之數言，杜格里亞帝稱：「戰爭之危險，係來自一帝國主義大國（世界）之擴張政策之結果，此即美國目前所推行之政策，但仍有另一勢力，即教廷是也。此一勢力，雖則在一方面以一般引誘人民之名義，進行和平運動，然在另一方面，於國際局勢更趨惡劣之時，即與帝國主義國家勾結」。杜格里亞帝攻擊美國及教廷為戰爭販子，此尚為首次。渠之演辭所提出之政策，包括四要點：（一）過去兩年中，共黨與義政府締約中所獲得勝利之分析；（二）檢討戰爭之危險及攻擊美國與教廷；（三）義共黨與他黨未來行動之目標；（四）義共黨之關係。此一會議有法共陶萊士，英共領袖波立特以及南保共黨代表，瑞士、奧地利以及南保共黨代表。

工人表示冷淡 戴高樂勞工政策

總工會指出工·趕不上物價

【路透社巴黎四日電】戴高樂將軍今日在法國中部工業重鎮聖埃帝安所發表之勞工政策演說，並未獲得工人階級之熱烈反響，除共產黨領導之全國總工會加以論外，最近脫離全國總工會之非共黨工會份子，亦表示冷淡，據共黨工會系三巨頭之一之[illegible]稱：戴高樂將使其成為類似墨索里尼之議會。

【塔斯社巴黎四日電】此間總工會昨天在公報中指出：新工資標準不能適應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以來物價方面的新高漲。總工會聲明，為了抗議工人生活標準的降低，必須作最大的努力，務使物價與工資不行，尤其必須削減過分利潤。（合衆社巴黎五日電）五日中午經過兩小時之激辯後，許曼在國民議會中以三○八票對二七二票贏得其第一項信任票，渠所要求關於十億五千萬元九點緊急反通貨膨脹計劃之信任票共五項，後四項似亦可贏得信任。許曼此項勝利乃在戴高樂宣佈其六點計劃，包括取消傳統之工會制度後而獲得者。

南保人民來往不用過境護照

【塔斯社索非亞二日電】南斯拉夫與保加利亞兩國政府在此間訂立協定，已取消兩國國民在彼此國家內旅行時所需的入境出境護照，及其他手續，該協定已開始生效。

【路透社地拉那四日電】地拉那電台宣稱：阿爾巴尼亞保加利亞於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十六日所簽訂之友好互助條約，已由阿爾巴尼亞國民議會一致通過批准。

湖南受威脅 監利郝穴被圍

【合衆社南京五日電】據政府方面五日承認：四日共軍又截斷長江交通，且在漢口以西截斷公路網，企圖渡過長江，進入華南，但結果未遂。共軍自被國軍逐離漢口宜昌公路後，共軍忽威脅中國最大之產米區湖南。蔣委員長立即設立三個司令部以應付此項局勢，蓋此種威脅殃及粵漢路也。三個司令部即：江防司令部，長沙及衡陽衛戍司令部。據該處政府方面消息：湖南北部，即洞庭湖附近，已陷入緊急狀態。鄂西方面則傳李先念部已切斷襄水及漢口山西間之公路交通。據漢口方面消息：長沙衡陽衛戍司令部現正加強防務以阻擊共軍。據悉：共軍已進抵監利（漢口以西一○○哩）及郝穴（沙市以東二百哩）兩要津，此兩地適在漢口與宜昌之間，監利郝穴被圍，但共軍未能攻陷之，故監利郝穴稱南之處渡江入湘，但被國軍擊退。國軍海軍增援部隊已趕至沙市，以便在兩日前成立之江防司令部指揮下加強防務。

上海訊：劉伯承部共軍已回大別山，即鄂皖豫交界處，漢口東北一○○哩，華中司令部參謀長在漢口稱：政府軍已將大別山脈切斷為四部，迫使共軍撤離威脅華中之戰略基地。

瀋陽訊：瀋陽外圍已進入「穩定階段」，政府方面觀察稱：共軍雖撤退，但孤立之共軍仍甚活躍。

中華職業教育社設立
第一中華職業補習學校 卅七年春季班招生
一、科級：國文，英文，英語會話，初高級簿記，會計學，中英文打字（晨夜班均有）
二、報名：即日起
三、開學：一月五日開學尚有餘額，從速報名
四、地址：華龍路八十號 電話八二六四七

小型聯大昨開幕

蘇聯決維原來立場拒絕參加

【聯合社成功湖四日電】聯合國常年小型大會明日開幕。蘇聯集團以外之四十七會員國，現僅四十國已有代表報到，故開幕時不致全體缺席。至於蘇聯則其代表團發言人今日宣稱：屆時，蘇聯決照原來聲明，拒絕參加。此外並悉：蘇聯集團中捷克、波蘭、南斯拉夫、白俄羅斯及烏克蘭等五國亦當與蘇聯一致行動。各該國均會擁護蘇聯立場，以為小型大會之設立，實屬違反聯合國憲章，不過為美國削減安全理事會職權之工具而已。除蘇聯集團六國外，現尚未派代表者計有埃及、阿比西尼亞、瓜地馬拉、伊拉克、里比利亞、巴基斯坦、巴拉圭、祕魯、沙地阿剌伯及葉門等十國。明日首次會議大部份時間將討論組織事宜，小型大會主席人選計有墨西哥之納爾伏，比利時之強擎沙夫及伊朗之愿德常三人，循例主席一職當由小國代表承乏。

進一步鞏固豐衣足食生活 蘇政府獎勵農人

【塔斯社莫斯科四日電】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根據蘇聯農業部的陳報，已明令以社會主義勞動英雄頭銜，授予庫爾斯克州一批前進的集體農民們，以示獎勵他們在一九四七年提高小麥與裸麥的收成。四個集體農場工作隊領袖——克雷洛娃、洛鮑登科、馬丁諾娃、斯拉夫高羅德斯卡雅——已榮膺社會主義勞動英雄頭銜，因為他們在每公頃土地上生長出收成最高的裸麥與小麥。另有二百七十六名集體農民們，分別榮膺勛章與獎狀。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決定為各共和國，各邊疆區或各州，頒佈特別授勛令，向主要農業工作者授勛。並訓令各加盟共和國的和各自治共和國的部長會議，以及各邊疆區蘇維埃的和各州蘇維埃的執行委員會，從速向蘇聯農業部陳報關於主要農業工作者應受勛獎的資料。此外，主席團更訓令蘇聯農業部在今年一月和二月間陳報所有各共和國，各邊疆區和各州應受勛獎的主要農業工作者的全部名冊。

法強徵奧青年 到越南做砲灰

【塔斯社維也納四日電】據奧國「書報」消息，蒂洛爾省許多家庭，已接到第一次官方的通知，報告被徵入法國客籍兵團的奧國人在越南戰場上陣亡的消息。在最近兩年內，差不多所有被徵入客籍兵團的奧國人，都被調去和進步的越南政府作戰。客籍兵團的招兵官員，過去數月中特別加緊活動。奧國「失蹤」的青年，人數在繼續增加中。關於被徵去的奧國人的命運，法國佔領當局拒絕發出任何的消息。

捷克工業國有統計

【塔斯社布拉格四日電】捷克斯洛伐克的工業，迄今依照總統的命令已經收歸國有的佔總生產能力的百分之五十七，所雇用的工業人員佔總人數的百分之六十三。惟採礦工業和鋼鐵工業，已經百分之百的收歸國有。捷克斯洛伐克通訊社報導關於工業國有化的數字如下：已收歸國有的一共二千三百七十七個工業單位，包括一千三百三十八家電力廠，一百四十九家五金工廠，一百四十六家紡織廠，一百二十三個採礦工業機關，六十五家玻璃製造廠，四十五家化學工廠，三十二家木工廠，二十四家鋼鐵廠，二十一家造紙廠，十二家製革廠和橡皮製造廠，八家留聲機唱片製造廠。

本社週年紀念 招待參觀

【本報訊】吳江路（即斜橋弄）一○五號時代書報出版社門市部業已裝修完竣，今為擴充營業起見，於即日起除發售本版書外，并兼售上海各書局出版書刊，今日為門市部成立一周紀念，自上午九時起至下午五時止招待新聞界各同業各讀者參觀。

周氏家族舉行畫展

【本報訊】畫家周士觀於本月六日至十二日假貴州路湖社舉行周氏父女兄弟姊妹姑姪國畫展覽，歡迎各界參觀。開放時間為上午九時至下午六時。

米價昨稍回 經警出動結果

【中央社本市訊】市糧食局俞局長叔平，昨告記者：決以最大力量遏制漲風，經濟警察昨奉令出動，巡視各市場，米價已回跌每担四萬至六萬元，今日將繼續出動，防止暴漲。

要求補發公費 師專學生罷課

【本報訊】本市市立師範專科學校學生為要求教育局補發十，十一，十二，三個月公費，自除夕起開始罷課，該校校長董任堅原允於昨日答覆，不果，學生決繼續罷課，並要求自一月份起公費增至三十萬元。

實行自動調整方式 公用事業漲價

水電煤氣電話今天漲 電車汽車輪渡跟着來

【大公社訊】公用事業售價自動調整公式，市公用局昨正式宣告自今（六日）日起實施，電力、自來水、電話、煤氣等四項公用事業，業經核准自今日起先行加價百分之四十至百分之六十不等，至電車、公共汽車、輪渡、小火車等交通事業，則定於本月十一日起加價。

【每日社訊】燃管會於昨（五日）起重行調整煤價，其新價茲誌如下：甲、公用事業配煤每噸價格由二百十五萬至二百十八萬五千元。乙、鐵路、軍運、海軍、津浦等配煤，每噸配價為二百四十二萬元，丙、外埠電廠，輪船及本市公用局所轄交通機構配煤，每噸二百四十二萬至二百七十五萬元。丁、工廠及軍政機關配煤，每噸價格自三百四萬元至三百四十七萬元。戊、國外煤斤價格，計分兩種，一為公用事業配煤，煤屑每噸配價為三百五十四萬，二為煤塊每噸配價[illegible]萬。至工廠配價，煤屑每噸配價為三百八十八萬，煤塊每噸為四百四十萬，價為三百九十八萬，平均比前約增百分之四十至五十左右云。

時事雜感

·靈甫·

當不成了

劉綏階先生有感於「官與技術家終是要被清算的，教授也有一天是當不成的」。於是呼籲「把知識生活，和生產勞動間接的聯繫起來」。（觀察三卷第十九期）因為知識分子「需要一個很長的時間，才培養得起來」，「而他們的工作，又和生產無關」，「都是需要社會來養活的」，「脫離直接生產勞動的途程愈遠」的人，「身份也便愈高」的人，就像紅樓夢裏「賈政和賈寶玉」這兩個「寶貝」。

假使中國的知識分子個個都是「社會純粹負担」的「寶貝」，那真要「當不成」，「被清算」的了。

如此寶貝

這些「寶貝」自以為「他們獲取知識需要一個很長的時間」，費得很，又用了他們的「閒暇」來「運用知識」，替「既得利益者」作謀臣策士，有時「吟風弄月」，為他們裝點風雅。他們「對於自己的日常生活沒有照顧的力量」，還「一定要有些東西來表明他們的身份」。這豈僅是社會的「純粹負担」，簡直是社會的蛀蟲。

酌予減輕

可是，劉先生所感到的，似乎是，由於知識分子沒有「把知識生活和生產勞動間接的聯繫起來」，以致「生產方法仍然停留在舊時代，養不活更多的人」。所以劉先生所顧的知識分子生活的轉向，只是要農工生產方法進步，以便養活更多的人，而知識分子的被養的地位與身份是一仍舊貫的。大概劉先生的看法是，只要「負担」減輕，便不會「被清算的」了。

尷尬邏輯

李孝友先生一面承認「自由主義者溫和的甘草二花」的「失敗」，「對於整個社會的本質以及根深蒂固的封建勢力卻未能動其毫末」，同時，承認「歷史」「準備與腐朽的封建勢力決不可能倒退的」，不「同流合污」。（觀察三卷第十九期）一面其意若日希望人家的來採用一些他的「甘草二花」。這究竟是什麼邏輯？難道因為他的「甘草二花」從今以後沒有了買主了麼？

一周國際述評

蔡齊林

一九四七

在一九四七年底以前，國際間的形勢表現在下列幾件大事中：在帝國主義反民主的陣營中，美國一面用種種方法使倫敦外長會議趨於失敗，以遂其分裂德國的計劃，一面在特別議會中正式提出了奴役歐洲的長期援歐計劃和緊急援助法案。同時，美國內部的經濟危機日益緊迫——輸出減少，物價高漲，通貨膨脹等等現象發生，杜魯門總統的抑制物價及通貨膨脹的法案卻遭國會擱置，一直未有著數的辦法。而華萊士的正式宣佈競選，更顯示了兩黨以外政治危機的嚴重。這說明了，美國無論在經濟政治方面均日陷於危機與矛盾之中。

英國工黨政府雖一直做了美國的尾巴，在外長會議中，在分裂德國的計劃中，在馬歇爾計劃中，一直當着第一號角色，可是它在被套住了的時候，它的手足還要另作活動，跟蘇聯，跟北歐以至南美國家進行着貿易談判。這就是說：它在政治上已成了美國的尾巴，但在經濟上仍想另找出路。這更充分顯出了帝國主義陣營中的矛盾。

反民主陣營中，[illegible]法義兩國的政府，是美國征服歐洲的重要支柱，[illegible]許曼與加斯貝里兩個政府，經過法義兩國的大罷工以後，基礎已脆弱得可憐了；兩國的經濟危機，使馬歇爾的緊急貸款變了「滄海一粟」。應付通貨膨脹方案遭受了反對，以致許曼不得不要求議會投信任票，[illegible]法義的空頭支票想以新的企圖來欺騙人民，[illegible]

[illegible]蘇聯的和平政策正符合着全體人民的利益與要求，使帝國主義者的陰謀與反蘇戰爭販子的狂囂變成無的放矢。蘇聯在歷次國際會議中，在聯大，在外長會議中，永久堅持着國際間的合作，堅守聯合國憲章，堅持小國主權以及殖民地人民的協定，保持和平，反對戰爭販子。因此，一方面使帝國主義者的陰謀失敗，一方面提高了蘇聯的國際威信，[illegible]

蘇聯的新五年計劃正在一步步地勝利地完成，已有許多部門超過了預定計劃。蘇聯不僅已在二次大戰中全世界參戰各國所不及的最大的創傷，而且已把生產水準超過戰前。這就使蘇聯首先脫出戰爭所造成的戰後經濟困難，跨過了復興的初步階段，大踏步走向共產主義的建設。幣制的改革與配給制度的廢止，是最有力的證據。同時，便全國的市場更顯示出蘇聯人民在政治上的空前團結，顯示[illegible]

影響是十分巨大的。尤其是法義德與四國的人民，將以更堅決更廣大的力量和這些新民主國家的人民團結起來，與帝國主義者作殊死鬥。在亞洲，人民的反帝國主義的民主鬥爭也正空前開展，無論在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國家，人民的力量已經空前壯大，已經把勝利確切掌握在自己手裏了。

另一方面

在反帝國主義民主的陣營却別有一番氣象[illegible]

這說明了

一九四七年整個國際形勢起了一個變化：就是世界的形勢說，帝國主義反民主的陣營，已經超過帝國主義陣營的力量了。[illegible]

一九四八

[illegible]

三、資本主義世界的[illegible]

五、美國國內的人民和世界的民主人民，[illegible]

六、可是社會主義[illegible]

從「靈感」論看左琴科

麥秀

看了幾篇蘇聯左琴科（渡希處柯）們的文件，心裏起着非常強烈的衝動，很想再找幾篇原作來看看，藉以加深自己的印象。但他的作品雖然時常譯登在雜誌上，不過似乎到現在還沒有什麼單行本，急切之間，非常難找。最近纔在一本叫作「給初學寫作者」的舊書裏，發現了一篇他所寫的關於寫作問題的文章。固然，這並非是正統的文藝創作，單憑此，還不足以認識他的作品底具體面目；但因爲他所解釋的，正是他在怎樣的衝動下寫下他的作品的問題，縱使不能由此看清它的具體面目，至少能夠一瞥他的所有作品的基調，是可以一目了然的。

他說：「我將所有自己的文學工作分爲兩個門類，也就是我有兩種工作方法。一種方法是什麼時候有了靈感，什麼時候我便以創作的衝動去寫」。「第二種方法是當沒有靈感的時候」，因爲「現在我們的作家們，是時時刻刻都要寫作，沒有空閑，沒有多的休息」，不像同時是「財產擁有者，地主，或有其他職業的」作家，「可以只在他們願意的時候纔去工作」，可以一直「等待到他們的『靈感降臨』的時候」「纔去工作」。「我們必須學習不用靈感也能夠寫」。「遇到這樣的場合我便以技術的訓練去寫：自己建起主題的計劃，自己適當的處置每一段和每一個字，由字，演成故事」。

但在這裏，他似乎恐怕這樣强調着「技術」，會使人們誤解他是一個技巧至上主義者，因而降低對於他的敬仰，於是接着就趕緊聲明：「技術固然能幫助靈感，能補充靈感的不足」，「不要低禮了自己的質量，然而倘若永遠沒有任何樣的靈感，那個作家一定無法去得到深遠的意境」的，所以「我個人的工作大部份和主要情形都是在有靈感的時候」。

總之，左琴科是以爲，能夠有「靈感」來寫作，自然求之不得。倘使一時沒有「靈感」，那末暫時用「技術」來「補壞」一下，只要運用得得當，也未始不能獲得相當的成就。

但他所說的「靈感」又是怎麼一回事呢？他說，「靈感」是肉體健康，心力，神經活潑和聯想自慣的一種幸福的結合，這種結合將自己的全部能力都投送到一些地方——在「文學中」。」（引文俱借自孟十還君的譯文。）

一般的「爲藝術而藝術」的作家，總喜歡把「靈感」解釋成是一種虛無縹緲，神秘莫測的東西。特別是我們中國，因爲我們是用「靈感」——這個帶點巫術氣的字眼，來譯洋文的Inspiration的，這就很使一般望文生義的人，在還沒有明白它的內在意義的時候，就先被這些「靈」字「感」字迷昏了。但這裏的左琴科卻又解釋得這麼簡單——只是一種生理上的滿足，當一個人的飯吃得飽飽了，又沒有世俗事務來纏身的時候，這時他便想找點什麼玩意兒來活動活動了。這在文學家，

左琴科自己正是一個以創作爲主要事業的作家，他那種見解，無疑是從他的實際創作活動中體驗出來的，不像專架空立論的理論家，專憑推理而得，我們自然沒有理由；可以抹煞它的存在。不過他那種說法，實在也只適用於解釋他自己的創作活動，倘要擴展開去，去解釋一切別的不同的作家作品的，這卻無疑是大成問題的。例如那個一生盡力於拷問人類靈魂的陀思妥也夫斯基，他所有的作品，就沒有一部不是在病態的狂熱下寫成的，從來也沒有在「肉體健康」中獲得「靈感」過。就是生活環境遭遇，比陀氏優越的契訶夫吧，當他在不斷的離開莫斯科很遠的耶爾塞地方，在風雪交加的季節，獨自躲在又冷又沉寂的屋子裏，寫着「櫻桃園」一類劇本的時候，顯然也沒有弄得和左琴科一樣閒適的福氣。

所以不能單單從各個作家所獲得的「靈感」底不同色彩，不同形式上，來理解「靈感」的意義，而應該從它和一切條件的關聯上，以及形成它的背景上來理解它。「靈感」決不可能自己發生，自己完成，並且和一切關聯絕緣，它總是取決於客觀世界裏一種什麼力量的。記得梅林格在論述狄更斯的時候，曾經特別指出，狄更斯底「詩的生產」是和「大都市生活的紛亂」「神經錯亂」不可分離的。假使他一旦遠離開那「都會底喧騷」，到什麼僻靜的地方去旅行的時候，他一定要因爲「他的劇團」「寂寞」再也沒有什麼「靈感」了，而覺得自己好像是一個不會動的人住着了」，必得回到都市裏去，這纔能重新執起筆來。

這一種牢牢地牽引着狄更斯向它的懷抱裏投去的「都市底喧擾」，就是決定「靈感」的一種力量，這力量，也就是生活。什麼樣的生活，就有什麼樣的「靈感」。「靈感」是作家對於生活中一切事物發生底昇華作用，是它激發了這個作家寫下「戰爭與和平」，寫下「窮人們」，另一個作家寫出「海鷗」；是它，領導着作家發現深藏在生活底層裏的，掩蓋在濃密烟霧中的强大的生活熱望。——超空於生活之上，游離於生活底一切影響之外的「靈感」，是沒有的。就是這個沉醉於從「肉體健康」得來的「靈感」中，拚命要想割斷現實生活給予他的影響的左琴科吧，他的「靈感」，也還是爲他的特定的生活所決定的。這便是，由於對於小資產階級放蕩不羈，極端自由的生活，懷着無限的迷戀，於是展開在他面前的，那沒有眼淚，沒有鞭打，沒有血污的新的生活，就顯得非常單調，無聊，刻板了。爲了維持他是一個「獨立」，「自由」，「超然」的存在，便竭力在新生活底輝煌熱烈的場景前，掩緊自己的眼睛；或者不問情由的吐過嘲諷的涎沫去，藉以壯起自己的膽子來了。

詩人？清客和劍客！

陳家雄

有許多詩人喜歡把自己的詩當作琴。我們常常可以看到「我的七弦琴啞了」，或者「我又彈起我的琴」這類句子。可見這些詩人的聲音都是幽雅雅的洋音樂。譬如：「五月的花，招來我們的春天！」這是表示對幸福到來的頌讚，假使說做幸福是門爭流血所換來的，那就失掉幽雅之趣了，所以不得不（而且應該）說是由「花」招一招，招才把春天招來的。至於「春天」，那是象徵幸福的。「象徵」你懂不懂？你不懂？嗯！又譬如：「生命是探索，愛是爭論」這是警句。你不懂，那就顯出你沒有「探索」，故而不悉其中之奧妙！至於你萬一要反對這種莫名其妙的詩句，詩人也不會同你來「爭論」，因爲「爭論」就面紅耳赤，有傷高雅道了！

這種幽雅的洋琴聲，不免使人想到「嗚嗚嗚啦」的一班清客串。所以對這種詩人無以名之，名之曰：「清客詩人」。

還有一些詩人卻不同了。他們是豎眉大喝：「我手中的劍呵！」或者：「我要磨亮我的劍！」等等。一副英氣勃勃的樣子，一時倒也博得許多喜歡門爭朋友的掌聲。然而這種虛張聲勢，敵人也會哄攏來向你喝采的，因爲敵人明白你手中根本沒有劍，你不過是蜀山劍俠傳裏的人物。英式是夠英武了，可是手一揚，口一張，連這個劍的影子也亮不出來。

有的詩人要責問我了：「你怎麼知道我沒有利劍？」是的，「海水不可斗量」，您老人家確實是有過利劍的，然而後來，這把劍在你「生命最光輝的時候」送給愛人作爲定情雜品了。現在，你是的的確確沒劍。兩手空空，只好賣狗皮膏藥。

所以，對您們這些詩人，我也無以稱之，稱之曰：「劍客詩人」。

有琴的和有劍的，一文一武，一幽雅一英豪，看看是相對的，其實倒是二位一體。這個統一就統一在所謂「劍膽琴心」的風流才子身上！

一九四七年的末日。

啓示

齊人

新年中讀魯迅集，從他的「僞自由書」裏，我得到了不少啓示，比如他在「崇實」一文內說：「事實常沒有字面這麼好看。例如這自由談，其實是不自由的，現在叫作自由談，……」這幾句話很有意思，如果把他的話引伸起來，擴而充之，那就更有意思了，因爲「常沒有字面這麼好看」的「事實」正多着呢！例如說「偉大」，其實是「渺小」，說「忠」，其實是「奸」，說「愛護」，其實是「反蘇」，說「親蘇」，其實是「出賣」，說「朋友」，其實是「仇敵」，說「民主」，其實是「不民主」，說「超然」，其實是「驚閒」，說是「自由主義者」，其實是爲了「討價還價」，說「中間路綫」，其實是拚命向前的「過河卒子」，說決「不變初衷」，其實是「取消路綫」……等等，諸如此類。初看起來，這些「字面」上「好看」的東西，好像「理未易明」，迷惑了一部分人；但按之「事實」，則就是血淋淋的，一目了然了，所謂「事實勝於雄辯」，此魯迅之所以叫他的書名爲「僞自由」也。原來一切東西有眞的，也有僞的，就要加上一個括符，那末，怎麼來判別眞與僞？那也就是魯迅給我們所啓示的要看「事實」，字面上寫的「好看」，嘴巴裏說的「好聽」，不算，我們要看事實，看實踐，這才是檢驗眞僞與眞理的尺度。

我感謝你

樹清

跌進可怕的泥沼中，好些日子以來，我一直懷疑自己是否還是活的。甚至連一點「懷疑」也幾乎並不存在了。

他們要我每天走一段不太長，也不太短的路，他們要我坐在冷板凳上，我就坐在冷板凳上，他們說天氣不好，怕會下雨吧。他們朝我賊賊嘻嘻笑笑，我也朝他們賊賊嘻嘻笑笑，他們說，你可以回去了，於是我回來了。同到這坟墓般黑暗的破屋裏來了。

在破屋裏，盤住板桌，像磨豆的驢子般地慢吞吞踱方步，坐在竹椅上打打瞌睡，喝喝開水，也曾到馬桶上去靜靜欣想。有時想得很好，屋子外面洒滿了遍地的陽光，人們的胸口敞開着，把心摸出來，像一塊燦爛的獎章，佩在衣襟上，

……

有一個彷彿衣襟上佩掛獎章的人向我跑來了，他告訴我隨時隨地要鬥爭，和生活鬥爭，永遠堅持，不能屈服的。然而，當我向他訴說並進一步向他求教的時候，他匆匆的走了，臨走還回首對我厲聲怒喝道：你不懂嗎？呆蟲！要活下去！

要活下去嗎？我是一條呆蟲嗎？

於是我追出去，我恨自己的腳不夠快速，我要找着他，我要抓住他，我要問他，我是否的確是一條呆蟲？我要活下去？我是否的確沒有懂得要活下去？我要跟在他背後看看他，他自己究竟是怎樣活法的。但我摔倒了，摔在一堆枯骨上面了！

枯骨堆邊站住一個肥大的軀體，那軀體用一隻骨製的烟咀在悠閒地抽着烟。胸襟上也佩着一枚獎章，我於是拖住他的衣袖，嘻嘻地問道：「……告訴我，……怎樣活下去？……」

「活下去？」他吃驚地反問我，指指腳邊的枯骨，「這裏的人都是要活下去的……」

「你也想活下去？」軀體逼近地問我，又暴戾地狂吠道：「你是該等死。給我滾開！」他一腳把我踢開。

我看見他衣襟上底獎章，原來是另一種有骷髏記號的黑心獎章。

……

我要等死嗎？我還沒有死嗎？我向他撲過去，我要活下去，要搶……然而給踢倒了。

於是，我又蜷縮在坟墓般黑暗的屋角落裏了。——還沒有死呵，最大的遺憾就因爲還沒有死呵！

從天光到天黑，從天黑到天光，我的頭腦昏昏沉沉，我底耳朵塞滿了討嫌聲，我底胸腔要嘔吐，我的屁放不出，我裝聲怪氣的嘆欸，我嬉笑大笑……然而是你在惡狠狠的罵人嗎？害怕陽光，沒有熱氣，畜生，死人……是罵我嗎？是罵別人嗎？是罵你自己嗎？都很好，非常的合時。能錯，有勁，清脆悅耳，你皆此嬉悅自己，也嬉悅了別人。因此，世界原來還沒有死掉，你是活的，我也仍然是活的……

我感謝你呵。

希望社出版（上海郵箱四一七六）

特約經售：上海書報雜誌聯合發行所 光明書局 作家書屋

七月詩叢

我是初來的	胡風（選）	五、〇〇
向太陽	艾青	二、〇〇
爲祖國而歌	胡風	二、〇〇
旗	孫鈿	二、五〇
給戰鬥者	田間	八、〇〇
無絃琴	亦門	三、五〇
醒來的時候	魯藜	四、〇〇
預言	天藍	二、五〇
躍動的夜	冀汸	三、〇〇
童話	綠原	三、五〇
意志的賭徒	鄒荻帆	二、五〇

饑餓的郭素娥（中篇小說）	路翎	六、〇〇
第七連（小說集）	東平	六、〇〇
青春的祝福（小說集）	路翎	一四、〇〇
歐根·奧涅金 普式庚原作·呂熒譯（廿五開插圖紀念本）		一九、〇〇
小麵人求仙記（童話詩） 米谷作插圖	梅志	四、〇〇
逆流的日子（批評論文集）	胡風	七、五〇
棘源草（雜文集）	胡風	四、〇〇

各書照定價六千倍發售

直接向本社（上海郵箱四一七六號）郵購者，八折計算，寄費另加。匯款不便的地方，千元以下之郵票可以代用。

最新出版 青年近衛軍 蘇聯法捷耶夫著 水夫譯 定價六萬元

榮膺一九四五年史大林文藝獎金 五十萬言煌煌巨著·衛國戰爭英雄史詩

世界名著 俄羅斯問題 蘇聯西蒙諾夫作 林陵譯 定價八千元

轟動世界劇壇·揭穿美國「新聞自由」 榮膺一九四六年史大林文藝獎金

西蒙諾夫又一傑構 日日夜夜

史大林格勒城英勇史蹟 蘇聯衛國戰爭勝利之路

磊然譯·每冊三萬五千元

不屈的人們 戈爾巴托夫作 水夫譯 每冊一萬二千

寫蘇聯淪陷區人民不屈不撓的鬥爭、句句血淚。

他們爲祖國而戰 蕭洛霍夫著 林陵譯·戰後唯一巨著 每冊一萬二千

時代書報出版社 門市部 擴充營業暨成立一週年紀念

吳淞路一二一〇五號 一月六日起二十日止 本版外版各種書籍一律八折

新園地

第九十期（每逢星期二、五出版）

難忘的一天

望楠

北風刮得很緊，江南罩上了一層暮色，沒有陽光照耀的土地上，更顯得死一樣的沉寂，只有青年學生在爲了窮人奔走呼號，他們像星星般地散落在這四周的冷霧中，在暗外面爆炸開一朶朶火花，溫暖冷霧，給在下面喘不過氣的人民一點溫暖。

我們五個人——二四三勸募隊——負責總站分發到東嘉興路一帶，這是一個不當市的街道，弄堂裏的住戶多半是公教人員，有些地方甚至更殘破得祇剩下了斷瓦殘垣，有人埋怨總站不公允，這種地方那能募集到東西，無可奈何，只好開始挨戶訪問，首先碰釘子的一家富有的住戶，應門的一個摩登的太太，她給我們一萬元，彷彿是打發乞討的樣子，大家都說：「也好，夠維持一頓飯了。」緊隣一家的主人據于像一個失業的公務員，他穿的制服也是補了兒補的，但是他卻說：「等一等，我捐點東西。」他送來一件舊呢大衣兩件舊棉被衣服，有一個老太太的也親自送來五萬元，我們才明白「窮人救窮人」是人世的眞理。

一條不大乾淨的弄堂，我們敲門拜訪第一家的主人，出來的是一個白髮蒼蒼的老人，他請我們進去，很客氣地說：「我沒有錢捐，衣服捐過一次，捐完了，這兒還有行總配給的麵粉，你們帶去吧。」他自己穿的衣服也和我們向中國救濟會領得的棉衣一樣，客堂書房寢室三位一體的小屋裏，堆滿了各色很厚的書籍和報紙，很和藹地告訴我們麵粉的吃法，驚着我們來拾麵粉，老先生還怕弄污了我們的衣服呢，我們爲他的熱情所感動，我們解釋了和他攀談：「老先生貴姓？」「我姓杜，叫杜守業，在中華商專教書。」我告訴他，「老先生是我們的前輩，希望多多指教我們。」「不敢當，你們太辛苦了，只有你們才不忘記苦難的人民，你們募得的東西準備怎麼處理呢？」他關切的問，我告訴他我們處理的辦法，他欣然笑着說：「你們比我們這代強多了！」我們辭別出來快走出弄口的時候，他又跑着送來皮鞋一雙，我們覺得他還是和我們一樣的年青！

一家的主人叫僕人請我們進去，客室裏已先有男女主人在等候，我們還未開口，男主人先說：「諸位辛苦，幾天來的報紙也把諸位的來意說明白了，我自己是一個軍人，因爲厭惡戰爭，我已拋棄很高的職位退伍了，我明白這些難民大都是戰爭造成的。爲了表示我的一點苦心，我現在把全部軍服捐給你們，請轉贈給那些難民。」他的太太拿出三套半很漂亮的軍服，三雙皮鞋，當我們告別出來時，另外一個太太追來要我穿的全新棉衣，有一個公務員脫下穿在身上的衣服，我們都感動得他含眼淚，掉開了頭。

暮色已籠罩上海，一輛黃包車載滿了寒衣，拖到總站的時候，聽着宣傳隊的歌聲「幾家歡樂幾家愁，幾家高樓飲美酒，幾家流落在街頭。」心中另有一種感覺，是憤怒，是激流，是控訴！

期待

阿瑛

你說
來不及拍掉足上的浮塵
兇猛的叩門聲
催迫你跳出窗口
衝破子夜的黑暗遠去

從此
我們中間
失掉你這勇敢的一個

你走得那麼匆忙
但也不許來一封
但我知道
你那邊
沒有租稅 捐款
你那邊
莊稼人給自己種田
你那邊
窮人也有吃飯
你那邊
沒有誰
在牢獄裏消磨他的青春
也沒有誰
用自己的手
割斷生命

多少星夜
多少日出的清晨
我期待你回來
我期待
當我們重逢的時候
還還和
你那邊
是完整一塊美麗的土地
人民淤着好九畝
田園上
機器翻着泥土
代替牛拉犁
因爲再沒有奴役的寄情
而我的蘆管
又鼓吹奏起一支歡快的牧歌

如今
你留下的話我理解了
我慣還地擲下
這支無用的筆

冬天這城市

莊辛

這個困頓的城市
有了冬天……

冬天
凍死餓死和
還沒有斷完氣的屍體
堆滿這城市

冬天
灰色的天空全是恐怖的霧
觸目都是令人想起毀滅的顏色

冬天
荒淫的歌舞奏着死亡進行曲
狂飲豪笑彙聚絕望的悲哀

冬天
囚徒們在獄裏唱快樂的歌
鐐銬在喧嘩嘩的叫喚自由

這腐朽的城市
還使有人性的人不能掩擬
使活人變成屍體的城市
有了冬天……

三十六，十二，上海。

旅途

林濛

從一個開始到一個終點……像黎明前的黑暗，像流星閃亮的刹那，這裏，短暫與艱鋤同樣地給予生命以騷擾的鼓舞。

能夠支持到最後一瞬，即使就在這一瞬間生命得到應有的終止，那麼對於行將遭遇的：不安的艱擾，有什麼可怕的呢！

旅途，前面也許伏着豺狼的惡漢，也許荊棘滿佈擋住去路，也許密林的山巒裏會竄出吃人的猛獸，但當自己底腳步落在陌生的土地上，就彷彿一種重負落在自己底肩上，而要去完成它。

讓生命底火焰燒亮黑夜，我如何渴望見到遠方伙伴的笑臉呵！

園丁的話

（一）本刊第八十七，八十八，八十九，三期發表稿件，各位作者請來本報發行所領取稿費：[illegible]

（二）本刊從今年一月起，每月出版一期[illegible]

[illegible]

賣褲記

——一個失業者的生活記錄

瀏利

失業一年多，使我懂得人情世故。因爲我處境困頓，所以我嘗到許多人情味，見到了世人冷酷的眞面目。

想到前晚房東太太的那副靜停而帶着譏嘲的冷臉，心裏「卜卜」地跳着，而腦裏盤旋着她的聲音：「…你想想看，物價天天上漲，你的房錢拖着……哼，如再過二天不付，老實不客氣，請搬場……」，雖然這話是帶點恫嚇性的，但她的那副嚴厲的神態，確使我害怕的，無論如何，今天我得想法給她。

我沉沒在痛苦的思索裏。

打開箱子，胡亂地翻了一陣，尋不出值稍高的東西。最後，揀了我唯一的一條西裝褲，偷偷地像蛇子般輕捷地走出了屋舍，向熟悉P路走去——舊貨買賣的麕集地。

羞愧，痛苦的成分此時一點也沒有，這樣的生活，對於我已很習慣了，我只是低着頭，不加思索地走着。到了P路，我緩慢了腳步，凝神尋找舊貨攤，大概因時候尙早，走了一段路一個也沒有。在P路和另一條馬路相交的轉角上，終於找到了我所要的「目標」。

「舊西裝褲，唉？」我輕聲地問着那個正在吃麵的攤主，他是一個五十開外的老人，但樣子很可怕。

他點了一下頭，把碗放在地上，而我已把那包着的褲子遞給了他。他很細心地把褲子查察了一遍，嘴裏低聲地嘀咕着：「破了，破了。」同時搖着頭，又把它翻過來看了一遍。

「要賣多少錢？」他終於問我。

「你說好了。」

「褲子是你的，我說一萬，你肯賣嗎？」臉沉沉的臉顯得很難看。

「四十萬。」我簡捷地開價。

他默默地把褲子照舊包好，帶着一副冷酷嚴厲的神氣，搖着頭嘰咕着：「眞是獅子大開口，買一條新的『三百萬』不到吧！」

在傷感裏我接了東西，依舊向前走着。但這回只走了很短的一段路程，便看見一個穿着舊西裝的青年，樣子像潦倒的學生，蓬亂的頭髮，蠟黃面孔上加着一副度數很深的眼鏡，正與攤主在做着交易。

「這件上裝還好呀，我因爲穿不上才把它賣掉的……算七萬好嗎？……」青年漲紅了臉，嚅嚅地說。

見了青年的那副愧羞侷促的神情，就知道這樣的生涯，對於他還是第一次，這是經驗告訴我的。

攤主搖着頭，五右手伸出五個指頭，接着說：「多一錢不要，回頭我不要的。」青年躊躇了一會，把衣服遞給攤主，還一下，臉色更紅，拿了錢，匆匆地走了。

我把褲子遞給他，他也細心地把褲子查察了一遍，而且也翻過來看了一遍，接着的也是：「要賣多少錢？」一切與前一個攤主似乎成了刻板式。

「三十萬。」我爽直地回答，而且因「前車可鑒」減低了我的要求。

「太貴了，八萬好嗎？」

我搖着頭。

「加二萬肯賣嗎？」

我依舊搖着頭。

「說老實話至少賣幾錢。」他的樣子很和氣「做生意要誠心，不能瞎三話四的。」

「至少十八萬，你要就拿去。」我很生硬地回答。

我一面把褲子包起來，一面聽他在說：「十二萬」……「十四萬」……「隨你賣不賣十五萬，回頭賣我不要的。」我堅決地搖着頭，同時向前走了幾步，可是攤主又在喊道：

「喂！拿回來再看看。」

我走回來，又把褲子交給他。他又看了一遍，嘴裏嘰嘰咕咕地說：「太貴了……此地破了。」翻來地看着，對我說：「十七萬怎樣？」

「我早已說過，至少十八萬，你要就拿去。」我有些生氣。我拿了褲子又預備走，他終於依了我的價錢。

拿了錢，向回家的路上走着，心裏付着：「付房錢十五萬……買半斤油，大概一萬五……還剩……」

生活，這就是我的生活！

三六、十二、三十，上海。

林森中路一六弄二號 電話 九五九八八 九三二一六